



大事記

考釋

〔明〕郭子章／著 赵平略 尹宁／编著

《黔记》研究系列丛书 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文库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记》研究系列丛书 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文库

大事記 考釋

[明] 郭子章 / 著 赵平略 尹宁 / 编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黔记·大事记》考释 / 赵平略、尹宁编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221 - 09160 - 4

I. ①黔… II. ①赵… ②尹… III. ①贵州省 - 地方
史 - 大事记 IV. ① K2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0905 号

《黔记·大事记》考释

[明]郭子章著 赵平略 尹 宁编著 杨庭硕审订

责任编辑 / 潘 浩 王 平 孔令敏

封面设计 / 陈红昌

出版发行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 贵州省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印 制 / 贵阳经纬印刷厂

规 格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34

字 数 / 540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221 - 09160 - 4

定 价 / 56.00 元

本书受贵州省新闻出版局出版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吉 首 大 学
贵 州 大 学
贵州师范大学
凯 里 学 院
贺 州 学 院
贵 阳 学 院

联合推出

《黔记》研究系列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 杨庭硕 张新民

主 编 罗康隆

副 主 编 李汉林 吕幼樵 徐晓光 李晓明

编委成员 游 俊 龙先琼 暨爱民 瞿州莲

陶渝苏 李红毅 李景寿 石 锋

郑茂刚 李汉林 韦浩明 赵平略

总序

罗康隆

《黔记》的原作者是明末知名学者郭子章,该书系郭子章任贵州巡抚期间利用公务之余编就的一部贵州地方志。《黔记》规模宏大、资料丰富、体例完备,是一部明代难得的私家著述,是了解明代贵州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状况的史料总汇。因此,在明代所有私家著述中,其对明代贵州研究的价值极高。为了纪念贵州建省 600 周年,吉首大学联合了贵州、广西 6 所高等院校的近百位学人历时 10 年对该书展开了系统研究,汇编为本丛书,意在希望通过本丛书的出版,唤起今人对贵州历史的关注,深化对明代贵州的认识。丛书分编为 26 部出版,预计在 2018 年出齐。

郭子章《黔记》目前能够找到的最早版本刊刻于明崇祯年间,目前仅北京图书馆藏有孤本。此外,贵州省图书馆在沈子英主持下,曾出版该书的油印本,但流传不广,讹误较多,不能满足当代社会的需要。更鉴于《黔记》原作从出版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将近 400 年,贵州全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今天的读者要直接利用《黔记》原作,必将会碰到诸多的困难,处理不当还会引发理解上的讹误。为此,对《黔记》原作展开系统研究刻不容缓。丛书课题组正是针对这一紧迫需要,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办法,对原作展开系统考释,希望在如下四个方面给今天的读者提供帮助与支持。

首先,作为一本私家著述,《黔记》作者必然是立足于自己的立场和对贵州的理解去编撰该书,对当时的读者而言,《黔记》出版的社会和自然背景,读者很容易做到全面系统的了解,直接阅读该书不会遇到太大的

困难;但今天的读者则不然,由于400年来整个贵州省乃至全国的社会和自然背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把握不住当时的背景就难免会对原作误读和曲解。此次开展的系统研究,使命之一就是要对原作记载的相关内容提供翔实可凭的社会及自然背景,使今天读者能够立足贵州社会和自然背景去阅读和征引《黔记》原作所提供的史料。

其次,郭子章任贵州巡抚期间,正值大明王朝发动“平播之役”,郭子章的施政要务之一就是充当“平播之役”中的贵州方面军事政治最高主管官员。受时局所左右,郭子章在编定《黔记》时在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上,不得不与朝廷保持一致,这样的立场观点也就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灌注到了《黔记》原作的行文之中,其间必然有民族偏见和政治偏见,个别地方甚至是恶意中伤和诋毁,这些内容必然会干扰今天读者的认识和理解。为此,本课题组的第二项使命就在于将上述观点和立场上的偏颇逐一指出,以免误导今天的读者。

第三,《黔记》原作在编撰的过程中,还从当时军务抄黄、“三司”档案和府、州、县档案征引过大量的前代典籍,且均未注明其出处,加之典籍在传抄过程中又会发生技术性的讹误,这将给查证资料出处造成更大的困难。《黔记》原书所述资料是否可靠,对今天的读者而言,显然是一项重大的挑战。为此,本课题组针对《黔记》原作的每一项资料出处,包括所用典故的出处,都尽其可能逐一注明,以此减轻今天的读者查找工具书的困难。同时,还对原作的征引讹误和疑点也尽可能做出考证,使该书变得更利于今天的读者使用。

第四,该书的编撰体例虽说堪称完备,但因该书涉及内容过于庞杂,代考代查的内容非止一端,因而尽管原作者在体例的规制上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兼备了纪传体、编年体、方志、随笔、纪文等明代典籍编修之所长,但依然很难做到对特定人物、事件和人文资料、自然生态资料之间的互鉴、互补和互证,别说是今天的读者,即使明代的读者若不经心细心的研读和考订,也很难把握原书提供资料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此,本课题研究组的最后一项使命就是将原书所涉资料与该书其他卷目相关之间的联系,尽可能注明以利今天的读者检索,从而全面把握特定时间、特定人物

的全貌。

上述四项研究任务,我们尽可能做到贯穿整套系列丛书,至于各卷之间在注释和考订上的微殊,读者可以参见各册的凡例即可。尽管我们竭尽全力,但疏漏讹误之处肯定在所难免,还望海内贤达不吝赐教为荷,是为序。

2013年1月

序

杨庭硕

明人郭子章所撰《黔记》是贵州地方志中难得的佳作,学术界早有公论。仅仅因为该书系私家著述,以致发行和流播比官修志书要困难得多。后世的研究者知道《黔记》价值的人很多,但用好《黔记》的研究者却为数不多。当年,任可澄为了编写民国《贵州通志》就曾四方查询,希望找到传世的《黔记》原著,但直到民国《贵州通志》编修完毕,仍未找到完整的《黔记》版本,因此,只能以遗憾而告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国内社会局势的稳定、地方史研究的兴起,贵州学人急于看到《黔记》原本的心情更趋迫切。有幸的是,当时首都图书馆、南京档案馆、天一阁藏书楼陆续有限地对外开放。时任贵州省图书馆副馆长的沈子尹先生组织力量将《黔记》一书以油印本的方式组织重印,贵州学人方得以系统地阅读《黔记》一书,直到二十世纪后半期,要想读到《黔记》的善本却仍然可望而不可即。首都图书馆所藏《黔记》珍本公开影印发行则是到了二十世纪末才如愿以偿。

随着《黔记》原本的公开发行,贵州学人对《黔记》的研究也日趋活跃和精深。赵平略和尹宁的《〈黔记〉研究——大事记篇》已经脱稿即有幸先睹为快,并从而获知赵平略教授从事《黔记》研究前后历时已达七年之久,不仅通览了全书,为该书作了标点、断句,还查询了相关资料,为该书作了精审的校勘,还对原作者郭子章的生平事迹、学术修养作了全面的考订,从而奠定了《黔记》研究的基础。尽管此次正式出版的仅是《黔记》的“大事记”部分,但已经足以表明整个《黔记》研究工作的艰巨和两位作者

完成本书的辛劳,最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是本书的出版还标志着对贵州文献的研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

首先,对历史典籍的整理、发掘和研究,随着本书的出版完善和健全了一套适合当代读者的新的编排体例,将传统的典籍校释认真地区分为注释、正义、疏正、索隐、考辨和备考,对原文还作了系统的分段,每一个段落还编写了说解。这样一来,不仅读者可以从中读到可靠的《黔记》善本,还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要获得适合于自己的具体帮助,以利更加准确而系统地把握《黔记》原文。因而,本书的出版起到了通过一本历史典籍沟通古今的功效。

其次,《〈黔记〉研究》的出版本身是一项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它不同于在技术上保存历史典籍的原貌上做好整理、出版工作,而是在历史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指导下,对《黔记》原作展开系统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奉献给读者分享。任何方志的编纂都要受到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受作者学养的限制,更要受到财力的限制,写成定本的原作都不得不力求精简,而作为省志,需要提供的资料信息却极为浩繁,以致传到今天的《黔记》尽管篇幅已经不小了,总计有五十多万字,共计六十卷。但是今天的读者只要认真阅读都会发现《黔记》文本背后还隐含着更多的历史事实没有明确记载。本书的出版仰赖两位作者查阅了历代典籍,钩稽史料,使读者拿到的《〈黔记〉研究》一书其历史信息量在《黔记》原著的基础上翻了五倍。《〈黔记〉研究》一书,几乎融汇了当代尚可查阅的历代典籍,从而能够对贵州的历史提供极其丰富的历史信息。明代的贵州辖地还不及当代贵州省的一半,其行政管理和民族文化背景的特异性,今天的读者很难想象,简单地类比相同或相近的资料总不免会犯穿凿附会的错误。为此,本书的两位作者还借助了民族学、考古学和自然地理方面的知识,对《黔记·大事记》中所涉及的重大历史事件尽可能地提供了完整的社会历史背景资料,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读者对原作的误读;对难以理解之处,还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使今天的读者能够在不完全依赖工具书的前提下顺利地认识和了解《黔记》原作所反映的重大历史事件,能够将不同历史时期贵州的关键人物和关键史实置于特定的时空场域中。正确

地理解和运用历史典籍必须从认识和理解原作者开始,赵平略教授所撰的《郭子章其人其书》能够较为系统地提供有关原作者的各项资料和学术思想,因而成了今天的读者正确理解和应用《黔记》原书的得力帮手,使今天的读者能够从认识郭子章开始,去领悟《黔记》提供给我们的贵州历史信息。特别是其中一些能反映个人学养和气质等特殊内容,如果没有赵平略教授的这篇作品的帮助就很难领悟《黔记》编纂中属于个人的学术亮点和特殊意图。比如郭子章的身世以及他的治学风范在《黔记》一书中就多有流露,若不是经赵平略教授的提示,今天的读者就很难发现并领悟郭子章的修志意图。

最后,本书所凝结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成果贯穿了三项方法论上的创新:其一,坚持了国家决策和民族文化的整体观。发生在贵州的众多历史事实其根源并不在贵州地区,而是整个国家统一决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而,能够从文献所提供的贵州史料中看到全国性的背景变化,又能够从全国性的背景变化准确地把握贵州重大历史事件的实质。其二,坚持了民族文化的相对观。贵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省区,各民族的历史传统、生态环境和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都会各不相同,因而在完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贵州各民族在贵州历史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会很不一样。只有注意到这一差异,当代获取的民族学调查资料才有助于领悟和解读历史文献。而本书一个突出的亮点在于,能够对贵州历史上与重大事件所关联的民族和文化做到系统性的梳理,能够分别看清贵州各民族的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三,坚持了社会事实在历史进程中的非等速演化原则。注意在贵州历史上的不同社会事实及其延续的时间和涉及的空间互有区别,并以此为依据去解读看似简单明了的史料文本,从中发现隐而不显的历史信息,扩大人们的视野,深化人们的认识。

上述三个方面的成果,不仅仅属于本书,还会在《黔记·大事记》以外的各卷研究工作中得到推广应用。奠基之功,来之不易,可喜可贺。翘首未来,有关《黔记》研究的更多成果即将陆续问世,作者们所付出的辛劳可敬可钦。仅此为序,以便和广大的读者一道分享《黔记》研究的新成果。

凡 例

本书在排印时,尽可能地忠实于郭子章《黔记》原文本的固有面目。为此,本书的排印以明万历三十三年刻本为工作底本,我们取准于北京图书馆藏本的影印本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43)史部·地理类〈黔记〉》的影印本。在排印过程中,对原文中的避讳字,一律恢复原字。原文均未用标点符号,本书排印时,做了标点断句,此工作由赵平略先生完成,特此说明。

本书对(明)郭子章《黔记》原文的考释分九个层次加以揭示和说明,它们分别是:1.【说解】栏;2.【校勘】栏;3.【注释】栏;4.【正义】栏;5.【疏正】栏;6.【索隐】栏;7.【考辨】栏;8.【备考】栏;9.【图考】栏。所有考释均按上述次序依次排印于《黔记》各段正文之下,如遇《黔记》该段原文无需做某项考释,则相关栏目可以告阙。又,栏目中的第九栏【图考】是专门针对附图而作的考释,因而仅在有附图的相应位置出现。

一、【说解】栏。正文之前第一栏为【说解】。本栏是对每一个时期贵州的历史发展进行总体性地介绍,其内容涉及一定时期贵州历史发展的特点、重大历史事件、行政制度变迁等内容。本栏的目的是方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贵州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二、【校勘】栏。本书对原文的校勘在正文的排印中均注有序号标识[1]、[2]、[3]等,校勘工作的依据及必要说明也按照顺序标号依次编排。如果某段正文的相关校勘只有一个,则不会列出其序号表示,以下其他各项也是如此。在栏中则明确列举校勘的理由和依据供读者参考。整个校勘分三种情况酌情处理:其一,凡原书中极为明显的错、漏、衍、讹,而且出

错的原因又能查到可凭的依据,如不予以订正会影响原文的表意,那么在慎重考虑后再做出匡正,并在栏里正面说明校勘理由;其二,凡《黔记》原文中非重大出入者,本书一般不改动正文,只是在栏中说明相关典籍记载的差异,供读者参考;其三,凡原文中语意含混,或者容易引起理解上的歧义者,凭借对上下文分析,有理由相信是原文中的技术错误,但又无法查明出错的原因和匡正的依据时,那么本书将在栏中加以分析,提供阅读的参考,但同样不轻易改动原文。

三、【注释】栏。本书对原文的注释,出注点在正文排印中也有序号标识①、②等,在栏中将依次出注。出注的原则是针对原文中的字、词、句,根据现在的用语惯例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以利于今天的读者正确理解《黔记》原文。出注的内容包括:其一,对生僻字、词,按照现代的注音、释意习惯加以注音和释义;其二,对某些字、词特殊的古汉语语法,按照现代汉语惯例加以解释说明;其三,对原文中省略的字、词、句加以逐一补足,以免读者理解上出错;其四,原文语意晦涩难懂或者古今语意差异较大者,则另加说明,务使读者能够把握原文本意;其五,原文中其他难懂的内容则视情况的需要将原句翻译成现代汉语,以利于读者理解。

四、【正义】栏。本书的【正义】栏所作的考释,在原文的排印中不作标识,而是在栏下,按照原文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考释各条具体内容。每一项内容都会依次在该栏的序号下,标明出注的字、词、句。读者可以以此为线索核对原文,明确出注的位置。本栏所作考释的内容包括:其一,原文中明确提到并对理解原文至关重要的人名、地名、器物名或事件名,均作相应的补充说明;其二,原文中明确提到的专用术语、明代特有的用语或者转引前代的专用术语,本书均转引相关资料,作出相应的说明;其三,古今地名、古今时间用语,本书将查证相关资料、作出相应的说明,以利于读者准确地把握原文涉及的地点和时间;其四,《黔记》一书的某些行文惯例和用语惯例,本书作者将结合对《黔记》原文的全面认识和理解,通盘把握后,逐项加以系统地说明,以利于读者正确地把握原文。本栏的资料来源,均出自相关的典籍和工具书,本书所做的工作仅限于简略地转述,以帮助读者正确地把握原文。本栏不表明本书作者的观点立场

和对原文的认识,仅是客观地为读者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

五、【疏正】栏。本栏与【正义】栏一样,在原文中不标明出注位置。疏正的目的在于帮助今天的读者正确地理解原文的上下文关系。具体出注的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其一,按照明代的语法惯例,很多用词和句子与现代的惯例不同,有些句子在原文的行文中作了大量的省略,有的甚至省略掉了复句的关联词,本书将对原文的上下文作出必要的疏通说明;其二,原文中涉及很多的背景材料,而原文未作交代,或者是在其他的卷目才作交代,因而影响了今天的读者对原文的理解,本书也为此作出相应的说明,以免读者出现理解上的偏颇;其三,由于当时的用语习惯和今天的差异太大,以致《黔记》的某些字、词、句涉及的背景知识很多,简单地转引工具书,今天的读者仍然无法把握者,本书将凭借自己的理解作出说明,供今天的读者阅读时作出参考。本栏所作的考释系本书作者的初步研究成果,反映了本书作者对原书的理解和认识,因而不能保证绝对正确,但却可以帮助今天的读者正确认识和利用原文,提供参考。

六、【索隐】栏。本栏是针对原文特殊需要而作出的专题考释,因而所作的每条考释都著有标题,考释的目的是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参考性的知识、背景和观点。凡原书中除了字、词、句本身所反映的内容外,若进而还涉及文本背后的相关资料,特别是《黔记》原书作者的立场、观点、思想等等,或者是当时特有的社会和文化事实、法规、典章制度等,而且相关内容在原文中又没有正面提及者,本书作者将在本栏下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补充说明和揭示。一般而言,本栏所作的考释一般是原文中隐而不显的内容,但有时又是理解原文必需的背景材料,本书作者才在该栏中针对性地加以说明,因而所作的说明仅具有参考意义。希望今天的读者注意,它既不代表《黔记》原书的字面含义,也不能确保考释的内容绝对正确。

七、【考辨】栏。本栏是针对原文展开专题讨论,因而每条考辨均著有标题。该栏集中表现为对原文记载的可疑者加以考证。凡与当时相关记载存在着明显差异,甚至相互冲突,今天的读者难以明辨其是非者,不管是人物、地点、时间、事件,还是相关的思想,本书将征引相关的资料针对原书的内容展开考订,务求澄清事实的真相,匡正失误,或者对《黔记》

原书所作的相应贡献和取得的成就加以肯定,以利于今天的读者正确地认识和理解《黔记》原文。本栏是本书作者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不当之处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批评、斧正。

八、【备考】栏。本栏是针对《黔记》原文的可疑内容而设置的。凡《黔记》所涉及的各项内容,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今天看来,都存在重大疑问时,本书将针对这些疑问展开专题讨论,同样,对每条考释均书有标题。本栏目的考释往往需要跨原属的卷目,开展分析、讨论,鉴于此类问题的复杂性,本栏目的任务仅是澄清疑问的实质,提出澄清疑问的可行方法,而不下最终的结论。目的是帮助今天的读者发现问题,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因而,本栏的讨论对今天的读者而言,同样仅供参考,但本栏所考订的内容则是本书作者研究成果的重要部分,不当之处也请读者批评、指正。

九、【图考】栏。本栏是针对《黔记》原文的附图而作出的补充说明,说明的范围包括如下四个方面:其一,古今地图编制规范上的差异;其二,《黔记》所附地名与今天地名的对应关系;其三,对原图中各种地名的行政归属关系以及对当时行政管理的作用,均作出相应的说明;其四,对原图中当时特有的图例和专门用字也作出相应的说明,以利今天的读者理解原图所表达的真实含义。上述四项说明仅具有提示性,而且仅是在原图第一次出现时作出说明,读者使用时需要举一反三。

本书所有各栏考释均用五号宋体排印,但各考释栏目之首,则用【】标识,括号内的栏目名称均用五号仿宋排印。如果某栏之下只有一项内容,则不标明其数字序号。

目 录

总序	罗康隆(1)
序	杨庭硕(1)
凡例	(1)
郭子章其人其书	(1)
黔记序一	(1)
黔记序二	(15)

《黔记》卷一

大事记(上)	(29)
先秦至秦代	(32)
两汉至三国时期	(37)
两晋南北朝时期	(58)
隋唐时期	(62)
五代至两宋时期	(101)
元代	(173)

《黔记》卷二

大事记(下)	(273)
明代	(274)